

漢譯世界名著

耶 穌 傳

勒 南 著  
雷 白 韋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Ernest Renan 著  
雷白韋 譯

漢譯  
世  
界  
名  
著

耶

穌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91224)

世界譯名著 耶 穌 傳 一 冊

Vie De Jesus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Ernest Renan

譯 述 者 雷 白 章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 有 所 權 版  
◎ 究 必 印 翻  
◎◎◎◎◎◎◎◎◎◎◎◎◎◎◎◎

(本書校對者 沈韻藻 林懷民)

# 獻給我姊安利耶娣之純潔的靈魂

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畢勃羅斯(註一)去世

從你安息着的上帝之懷裏，你還記得在格琪的悠長的日子嗎？你還記得，那時候只有你和我一起，我從我倆共同登覽的地方獲得了靈感，而寫出這行行的字嗎？你沉默地坐在我身邊，誦讀着每一頁而立刻膽清了它；同時海和村落，低谷和高山，在我倆脚下展開着。當窒息的光西匿，而羣星閃耀在天上的時候，你的精微的問題和你的神祕的疑惑，又再把我引回到這個我倆共念着的崇高的對象上。一天，你會向我說，這本書，你會珍愛它；因為它是你幫助我完成的，也因為它是依照你的心意執筆的。雖然你也時常爲它害怕着輕率者的褊狹的批評，但是你仍然深信着，真有宗教性的靈魂終於會喜歡它。在這種甜美的默想裏，死之黑翼打擊了我們兩個；高熱的昏睡同時抓住了我和你；而我卻獨自地醒轉來！你現在長眠在亞朶麗斯(註二)的故鄉，靠近着神聖的畢勃羅斯，也靠近着古神話中的婦人們向海灑淚的聖水。啊，善良的司命神，詔示你所素愛的我罷，把那些真理——統治着「死」的，使它不可怕而幾乎成爲可愛之物的，——詔示我罷！

(註一)古菲尼基城名，現屬利邦共和國。

(註二)菲尼基之神。

獻給我姊安利耶娣之純潔的靈魂

## 譯者小言

勒南以一八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生於法國屈納琪爾城，一八九二年十月二日死於巴黎。幼年曾受教士教育。二十二歲時，始決心以考據與文哲爲終身事業。本書於一八六三年初版，爲基督教溯源之第一冊。半年內重版十一次；不一年已有意、德、英、荷譯本六七種。在歐洲思想界掀動極大之風潮。法蘭西學院曾一度取消其教授資格。

譯者以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譯，六月十一日竣事。文中專門名詞之音譯，大都採自「官話新舊約全書」。而整段之引文，則概由譯者自譯。

原著尙有第十三版序，導言及小註等，或考證材料，或辨述字源，對於讀閱本書，尙非必要；因未譯出。

譯者從事逐譯時，借助於猶太百科全書之處頗多，特誌於此。

雷白韋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於巴黎

# 目錄

第一章	耶穌在世界史上之地位	一
第二章	童年與少年時代	一一
第三章	耶穌之教育	一七
第四章	耶穌之思想環境	二四
第五章	耶穌之初期教訓	三九
第六章	施洗者約翰	五二
第七章	上帝之國(一)	六二
第八章	耶穌在迦百農	七二
第九章	耶穌之門徒	八一
第十章	湖邊的說教	八九
第十一章	窮人之國	九七
第十二章	獄中的約翰	一〇七
第十三章	耶穌在耶路撒冷	一一三
第十四章	多神教徒與撒瑪利利亞人	一二三

第十五章	神話中之耶穌	一二九
第十六章	奇蹟	一三八
第十七章	上帝之國(二)	一四六
第十八章	耶穌之制度	一五七
第十九章	耶穌的熱情之激烈化	一六六
第二十章	耶穌之反對派	一七四
第二十一章	耶路撒冷之最後巡禮	一八二
第二十二章	敵派之陰謀	一九二
第二十三章	最後一週	一九九
第二十四章	被捕與審判	二一〇
第二十五章	十字架刑	二二二
第二十六章	耶穌在墳墓裏	二二八
第二十七章	耶穌的仇敵們之命運	二三二
第二十八章	耶穌之工作	二三六

# 耶穌傳

## 第一章 耶穌在世界史上之地位

人類中幾個進步的種族，由泛稱爲多神教的舊宗教，達到一個基於神之單一性，三位一體說，和聖子降生說的一神教：這種演變，實爲世界史上可以大書特書的事。這演變的過程幾乎經過了一千歲。而這新宗教又至少經過了三個世紀，纔先形成。這演變導源於一件事實，發生在奧古士特 (Auguste) 和第伯爾 (Tibère) 兩羅馬皇帝的統治期內。那時候，生活着一個超越的人。他以他的無畏的進取精神和他所能激發的愛，創造了人類未來的信仰之對象，而奠定了這信仰之起點。

人，當他剛剛異於禽獸時，便是有宗教性的：他在大自然裏發現了超乎現實之物，而他覺得那東西是不死的。幾千年來這種情感會最奇特地迷失在謬誤裏。在許多種族的生活中，這情感並不高出於原始形式下的對於巫者的信仰。這個，我們現在還可以在海洋洲的一些地方找



到。另有幾個種族的宗教情感竟引起許多可恥的虐殺表演，而墨西哥舊宗教的特點就是這樣。別的地方，尤其是阿非利加洲，那時候還全不曾脫離拜物教，換言之，以靈實的能力賦予一個實質之物而崇拜它。好像愛之本能，時而使一個最庸俗者崇高得超出自己，時而流為邪惡與殘忍一樣，這神聖的宗教性竟至長時期地被視一個應從人類割去的毒瘡。一個聖哲們應當設法消除的謬誤與罪惡之藪。

中國、巴比倫、埃及的遠古的燦爛的文明曾使宗教稍稍進步。中國很早就達到一種中庸的良智，使它不致有很大的迷失。它既不會享受過宗教天才的益處，也不會忍受過宗教天才的劣點。總之，它在這方面上對於人類大潮之流向是無甚影響的。巴比倫和敘利亞的宗教始終不會由奇特的肉慾之基調裏解放出來。這些宗教直到西曆紀元第四第五世紀消滅止，向來是違德叛道的教派。但是多謝一種詩的直覺，這些宗教裏，也偶然地洩漏一點關於神界的光明。埃及雖然表面上曾有一種拜物教，可是很早就有了玄學的教條和一種崇高的象徵主義。但是無疑地，這種精深的神學的解釋不是原始的。人，當他已有明晰的觀念時，決不樂於把這觀念給穿上象徵之衣。最多的次數是在長時間的思考以後，人類的心靈不甘自足於謬誤，於是他纔在原義已失的神祕的老意象之下找尋觀念。而且人類之信仰還不自來自埃及。在一個基督教徒的宗教裏，來自埃及和敘利亞的成分，經過了千百種變化以後，只是一些不甚重要的外形，或是一些最純淨化的崇拜裏所常保留的浮渣。這些宗教的大缺點便是它們的迷信性。它們拋入世界的是幾百

萬符籙和咒珠。偉大的道德思想不能產自被長期專制所壓伏的種族，不能產自生活於幾乎全無個人自由的制度裏之種族。

靈魂之詩歌性——信仰，自由，誠實，忠篤，——因兩大族而出現在世界上。從某一意義說來，這兩族曾創造了人類；我指的是印度歐羅巴族和塞姆族(Semite)。印度歐羅巴族的初期宗教制度本質上是自然主義的。但是，這是一種深邃而道德的自然主義，人對於大自然的一個熱戀的擁抱，一種鮮美的充滿着對於「無限」的情感之詩歌。最後，這是整個日爾曼族和塞魯(Celtique)族的天才之胚胎，也是後來沙士比亞歌德輩所要表現之物的元素。這不是反省得來的宗教或道德體系，而是憂鬱，慈愛，想像，尤其是嚴肅；而嚴肅是道德體系和宗教的主要條件。可是人類之信仰卻不能由此得來。因為這些老宗教很難脫離多神教的，縛束，並且不能歸結於一個很明晰的象徵。婆羅門教之能留存至今，全靠那似乎是印度特有的可驚的保守性。佛教的一切向西傳播的嘗試都失敗了。哥魯教(Druidisme)始終只是一種國教，而不會有全世界的採用。希臘的改革嘗試——阿菲(Orphisme)主義和奇蹟——不夠給人類以堅實的糧食。只有波斯曾達到了一種獨斷的宗教，幾乎是一神的，而結構得很聰明。但是，這種結構很可能地是一種模倣，一種假借。無論如何，波斯不會改變世界之信仰，反之，當它在它的邊界上看到回教所宣布的一神之旗幟時，它自己卻皈依了回教。

這創造人類之宗教的榮譽卻屬於塞姆族。遠在有史以前，在舉世腐濁而皎然獨潔的幕帳之

下，伯都安 (Bedouin) (註) 的族長已在預備着世界之信仰。一種強烈的反敘利亞淫樂的宗教之感情，一種極單純的儀式，全不需廟宇，偶像反是可等於無的家神：這一切都是它的優點。在塞姆族的遊牧部落裏彭利以色列 (Beni-Israel) 部落已被指定擔承偉大的命運。他們從埃及學到的事物是多至不易估算的；正因為這古昔的關係，他們對於偶像崇拜之厭惡更覺增加。一種法典 (Thora) 很早就被寫在石上而他們溯源於大解放者摩西的，已是一神教的典則，和埃及與迦提亞 (Chaldee) 的制度比較起來，已經孕育着堅強的社會平等與道德之胚珠。他們全部的教具只是一個箱子，上面躺着獅身人面獸，兩旁有便於抬走的雙耳。這部落的聖器，遺物和紀念品，還有這部落的「史記」，都聚放在這裏面。這「史記」是這部落的常展開着的紀載，可是他們執筆的時候是很慎祕的。那負責抬箱而保護這流動着的文卷之家族，因為接近這「史記」而支配這「史記」，便很快地取得了重要性。但是決定未來的制度還不是由此產生。希伯萊教士與古代其他教士並無很大的差別。以色列與其他神權政治的人民之主要實點，是以色列的教士常是隸屬在個人的靈感之下的。除開教士外，每個遊牧部落還有它的先知。這是一種神旨代言人：人們爲着不明瞭的問題而來就商，而問題之解決是需要高度的預見的。這些組成爲許多派的以色列先知，地位甚高。他們是老民主精神之護衛者，富人之仇敵，反對一切政治制度及一切能使以色列走上別的部落之路的制度：他們是猶太人宗教最高性的真正工具。他們很早地

(註) 亞拉伯遊牧部落之一。

就吐露了他們的無窮的希望；當猶太人半因為他們的無政治眼光的忠告，而被亞述人的勢力所壓伏時，他們宣稱一個無盡的統治期已經保留給猶大（Judah）（註），又說有一天耶路撒冷將是全世界的都城，而人類會變成猶太教徒。在他們看來，耶路撒冷和它的聖廟是一個建立在山上的城市，各民族都跑向它來；它是一個禱求神旨之壇，宇宙的法律應當由此製定：它是一個理想的統治期的中心，在那裏被以色列安定後的人類，會找到伊甸園的快樂。

一些不知名者的聲音已經到處地贊揚着殉道者，而慶祝着「痛苦者」的權力。爲着某一個崇高的受難者，——如先知耶利米（Jeremie）之以血染紅耶路撒冷的街是，——一個靈感者做了一首對於痛苦與「神僕」之勝利的頌詩，它似乎集中了以色列的天才之預知力量。「他站着如像一棵矮弱的小樹，好似一枝出自瘠土的新芽。他沒有什麼風韻，也不美好。恥辱壓服了他，人羣離棄了他，大家看見他，便望望然而去。他不被重視。因爲他擔載了我們的痛苦，他把我們的痛苦放在自己的肩上。你們以爲他是一個被上帝打擊了的人，被上帝的手所碰撞的人。其實呢，我們的罪給他蓋上許多傷痕，我們的惡碾碎了他。我們獲得了原恕，他卻忍受着懲罰。他的傷痕是我們的痊愈。我們像是漫走着的羊羣，每人都迷失了正路。而耶和華卸下大家的惡，放在他的肩上。無力地，羞慚地，他不會抱怨。他讓別人宰割，像一隻祭祀時的小羊。他不會抱怨，像一隻沉默的小羊被人翦毛一樣。他的長眠處被認爲是惡人的墳墓，他的去

（註）西曆紀元前九百餘年，以色列王沙羅門死後，國分爲二，即以色列王國與猶大王國，

世是不信上帝者的死亡。但是他既然貢獻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將看到一個繇繇的後代會要到來，而耶和華的工作在他手裏昌盛。』

同時在那法典裏，發生了許多意義深遠的修改。一些新文件，——如申命記是，——出現了。它們雖然被視爲代表摩西的真法律，實際上卻帶來一種大異於老遊牧部落時代的精神。這精神的主要特點是一個大溺信。一些狂妄的信徒不斷地對於背叛耶和華教之一切，作種種的暴行。一個血的法典，規定以死刑對付叛教罪的，居然成立了。虔信常常引起激烈與溫柔之奇特的對抗。這種士師時代所未有的熱誠，發出了世界前此未聞的動人的說教與慈愛的聲音。一種強烈的注意社會問題的趨勢已經新生出來。在這法典裏也有了烏托邦和盡善盡美的社會之夢想。族長的道德與熱誠的篤敬，原始的直覺與充滿着猶太國王埃崔基亞斯 (Ezechias) 卻琪亞斯 (Josias) 和先知耶利米輩的靈魂之精深的虔信；這一切混合凝爲我們現在所能談到的舊約前五記，這五記便成爲未來幾世紀的立國精神之絕對原則。

這五記既已告竣，猶太人的歷史便如九走阪地展開着。西亞細亞諸大帝國之相繼建立，破碎了它的地上王國的希望，使它帶着一種憂鬱的熱情，沉溺在宗教的夢想裏。它不甚關心於王朝或政治獨立，任何政府只要許它自由地實踐它自己的宗教，遵循它自己的習俗，它都一致地接受。從此以後，以色列之動向是它的宗教的熱狂者之動向，它的仇敵便是一神教的仇敵，它的祖國便是它的摩西法典。

我們必得注意：摩西法典是社會的，道德的。它的作者都會被現在生活的一種高尚理想所深浸，而都相信會找到最好的方法去實現這理想。大眾的信仰是：如果摩西法典被恪守着的時候，人類決不致找不到完全的幸福。摩西法典與希臘羅馬的法律毫不相同：希臘羅馬的法律不甚顧及抽象的法理，因而很少關涉到私人幸福與道德的問題。我們可以預感到：猶太法律所產生的結果，是屬於社會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猶太人所努力的作品是一個神國，而不是一個世俗的共和國，是一個世界的制度，而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祖國。

以色列在許多失敗中，可贊美地支持着這天授的使命。一些爲維持摩西法典之熱誠所燃燒的虔信者，如伊斯拉(Esdras)尼希米(Nehémie)阿利亞斯(Onias)瑪迦貝(Maccabéls)等相繼起而衛護古昔的制度。以色列是神聖之民，上帝的選族，上帝的締約者這觀念，愈加根深蒂固起來。一個無邊的期待充滿着他們的靈魂。印度歐羅巴的古代都把天堂放在原始時，它的詩人們曾哀歌過已消逝了的黃金時代。以色列卻把黃金時代安置在未來。舊約裏的詩篇，這宗教靈魂之永恆的吟咏，帶着它們的神聖而憂鬱的調和，從這種崇高的虔信裏花似地開放出來。那時候，以色列四周的異教愈加衰退：在波斯與巴比倫，它成爲一種官家的欺民的工具；在埃及與敘利亞，它成爲粗俗的偶像崇拜；在希臘拉丁的世界裏，它成爲裝飾門面之物，於是以色列乃真正地最高點地成爲上帝之民。西曆紀元後幾個世紀內，基督教殉道者所做的，直到現在在基督教本身裏，在虐殺的正統派之下的犧牲者所做的，猶太人已在西曆紀元前兩世紀做過了。他們

是對於迷信與宗教的唯物主義之抗議者。一個非常的思想運動，會引起最相反的結果的，使他們在那時候成爲世界上最動人最奇特的民族。他們在地中海沿岸的散處，和離去巴勒士丁後希臘文之採用，給他們預備好了宣傳之路，這在被分爲許多小國的古代社會裏，不會有過第二個例子。

直到瑪迦貝的時候，猶太教雖然固執地宣稱它自己有一天將是人類的宗教，它實具有古代其他一切宗教之特點：它是一個家族的部落的宗教。以色列人固然以爲他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而輕蔑地談說着外族的神祇。但是他也相信真正上帝的宗教只爲他而存在。當一個人加入猶太家族時，他纔能信仰耶和華教；此外別無他法。他決想不到改變外族的信仰，使外族皈依於專屬亞伯拉罕子孫的猶太教。可是自伊斯拉和尼希米後，虔信精神之發達構成了一個較堅固較邏輯的觀念。猶太教絕對地成爲真正的宗教。誰願皈依，誰便有權加入。不久，盡量地吸收信徒已是一種虔信的工作。自然，那大同的情感，使施洗者約翰、耶穌、聖保羅等泯除褊狹的種族觀念的，在這時候還不存在；而一種奇特的矛盾使他們鄙視外族的皈依者，而輕蔑地待遇這些人。但是唯一無二的宗教這觀念，世界上有一個超乎祖國，血統和法律之物這觀念，——這個將要造就許多佈道者殉道者的觀念，——卻被建設起來了。從此以後，猶太人對於異教徒的情感，無論這異教徒的世俗的財富是如何地煊赫，總是一種由衷的憐憫。猶太人的領導者用一串傳說，——如但尼爾及其同伴們之投入虎圈，瑪迦貝媽和她的七個兒子的殉道與亞歷山大

城馬場的故事等等，——提供不可屈撓的堅毅之模範，設法使猶太人的腦裏深深浸透這個觀念；德行不外是對於一定的宗教制度之溺信的執着。

敘利亞王埃披芬 (Antiochus Epiphane) 的虐殺使這觀念成爲一種熱情，一種狂熱。這與兩百三十年後羅馬帝勒龍 (Néron) 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甚爲相似。憤怒與失望遂猶太的信徒於幻象與夢想的世界裏。於是第一種啓示教派的「但尼爾書」(Daniel) 出現了。這像是預言主義的復興；但是形式卻與往日的大異，而對於世界的命運有較遠大的見解。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但尼爾書給救主降臨的希望以最後的表現。在這書裏，救主已不是一個大衛式或沙羅門式的國王，或神學的摩西派的西流斯 (Cyrus)，(註一) 而是出現在雲端的「神子」，一個具有人形的靈異的生物：它負責裁判世界而作黃金時代的主人。也許波斯的「梭基阿虛」(Zosiosch) 那將要到來的先知，以預備善神之統治期爲使命的，提供了這新理想以一些概念。總之但尼爾書的不知名的作者對於行將改變世界的宗教事變有過決勝的影響。他創造了新救主說的排場和專門名詞。我們對於他，可以援用耶穌說施洗者約翰的話。「前於他是先知，後於他是上帝之國」。幾年以後，這同樣的思想，又在族長伊諾 (Henoch) 的名字之下出現。埃及教派(註二)(es-Sénisme) 似乎是與啓示教派有直接關係的，也在這時候興起，而替那行將成爲人類教育的大紀律，獻出

(註一) 波斯帝國之創建者，頗遭重被征服者之宗教。

(註二) 猶太教派之一，其特點爲隱居鄉間，禁止婚娶。



一個初步的雛形。

我們不要以為這深邃的宗教熱情的運動，也如在基督教內部所發生的爭鬪一樣，有什麼特殊的獨斷的教條做它的動機。這時候的猶太人是極無神學意味的。他對於神之本質，並無何種玄想。這時候，天使，人之終結和神聖的三位一體等等信仰雖已露出最初的萌芽，卻還是自由選定的，是每個人各依其精神狀態所獲得的默念；而許多人還不會聽到說過。便是最正統者也置身在這些奇特的想像之旋渦以外，而止於摩西法的單純性。像正統派的基督教賦予教會的那種獨斷的能力是不存在的。只從第三世紀後，基督教纔掉落在好推理而有辯證狂玄學狂的種族之手裏，纔開始了那定義之昏熱，使教會史成爲一種大而無當的爭議史。猶太人固然也常辯論。許多熱烈的教徒給當時被爭執的任何問題以相反的答案。但是猶太教典 (*Talmud*) 給我們保留的這些爭鬪的主要論點，沒有一個字涉及神學的玄想。遵從摩西法典，維持摩西法典，因爲它是公正的；恪守着它，它就可以給與幸福：這便是整個的猶太教。沒有教條，沒有理論的象徵。所以瑪伊摩利德 (*Moïse Maimonide*) 是服膺於亞拉伯最前進的哲學的，竟能成爲信徒會的神旨代言人，因爲他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宗教法家。

在最後的瑪迦貝和希律 (*Hérode*) 的統治期內，這種激動更頻繁起來。這些統治期充滿着一串牽連不斷的宗教運動。權力既漸漸世俗化，而墜入非信徒的手裏，猶太人也同程度地愈不爲着大地而生活，而愈讓自己專注於在他心裏完成着的那項奇特的工作。那時候的世界正分心